

當我們一起走過



2000年暑假，加護病房的空間，那種被呵護的狀態，模糊的不分晝夜。
像個胚胎，差別是身體連結更多管子，喉管在清醒的情況下，不斷吐奶！



軀殼像一台過度損傷的車子，在一群巧手的師傅手中，緩緩甦醒～
縫合的傷口，像極了兩道拉鍊，神父撫摸過它，禱告聲中，傷口充滿祝福～
保養廠的名子叫「聖馬爾定」。



雙腳變成輪子，滑行在一條窄巷，突然間一台車子疾駛而來！朝帥氣的背影按下"致敬的長聲喇叭～我這台法拉利無處可閃，努力的推著！車子在後頭鳴喇叭+閃大燈。這插曲提醒我，開車要溫柔，要體貼所有用路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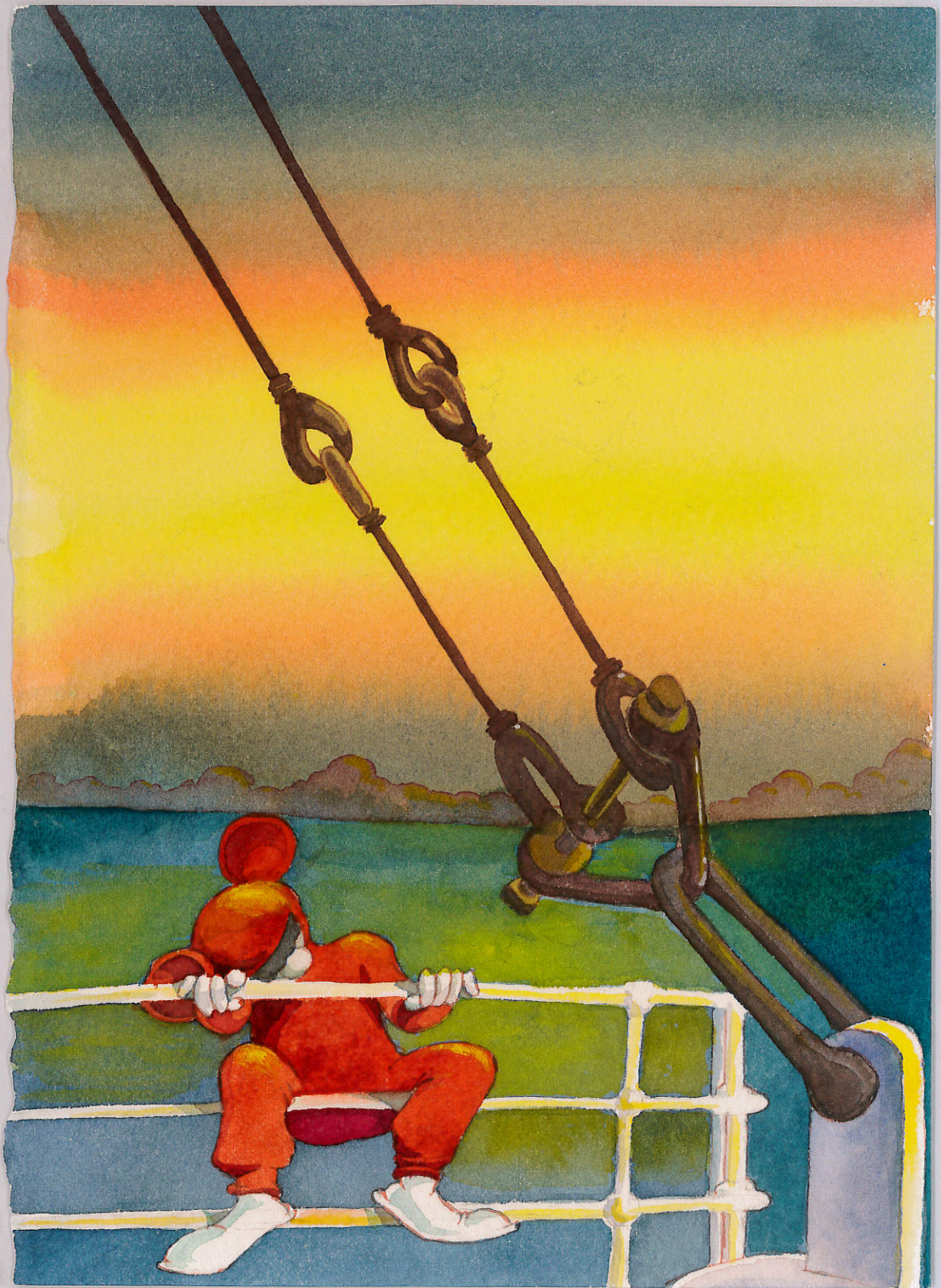
住家旁的教會，感覺很神秘，總有很美麗的歌聲冒出來！門前的三道樓梯，我三顧茅廬不入！但好奇心引領下，四晃教會大門，門開了！那迎接我的是一道道美麗的彩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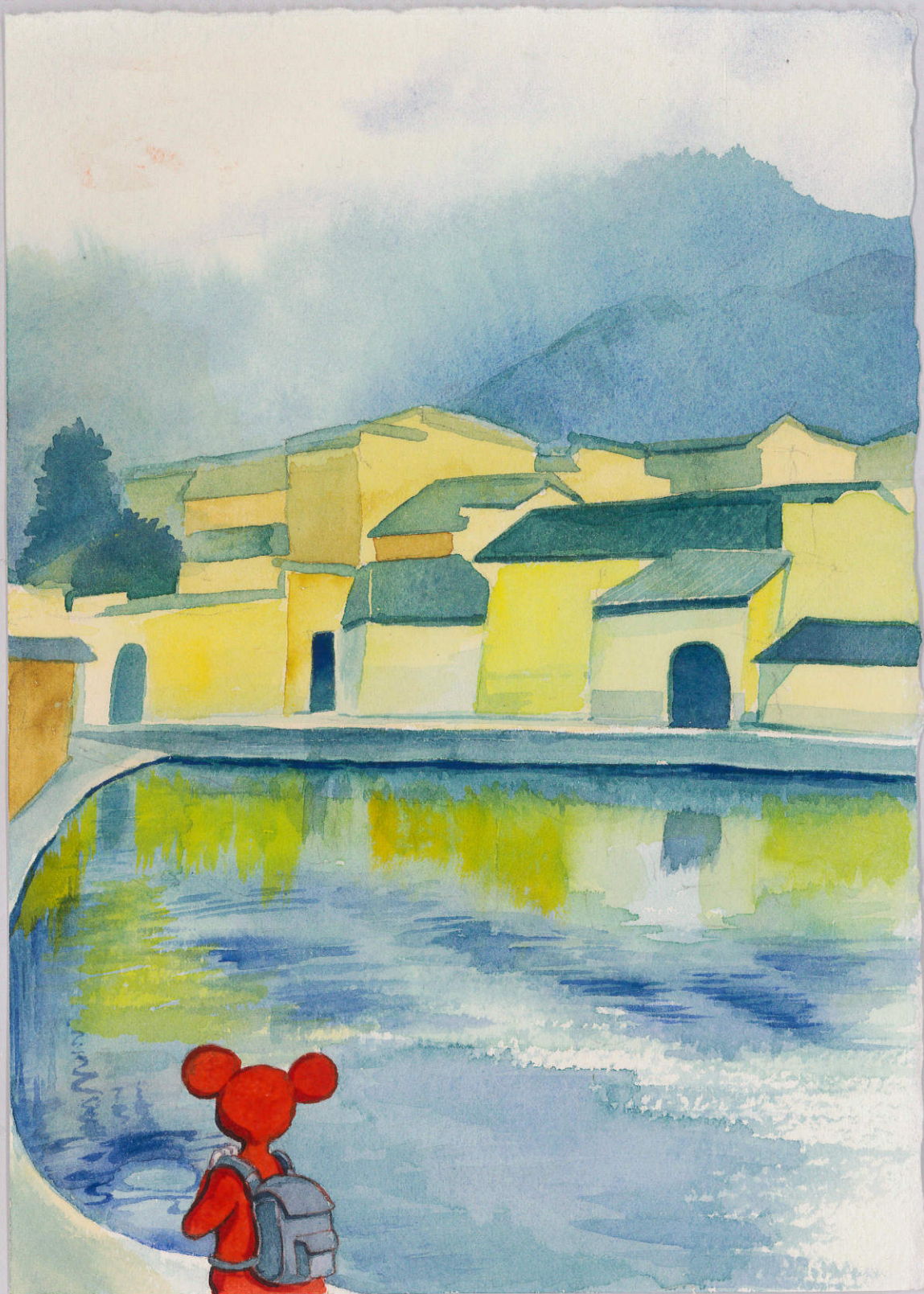
文譚譚的記者，跳進電話亭，然後內褲外穿飛上天際，人類稱他為「超人！」
所以我從能跑步，到滑著輪椅噴出！...也要對著世界大聲宣告「我來了！」。



叔叔說：意外也有好處，起碼困擾多年的「香港腳」治好了！
逛完地下街，喘噓噓的叔叔跟著我搭上捷運，一坐下，信手拈來就一絕技，把腳義肢
拆下透透氣，把對座的貴婦嚇壞了！叔叔見狀連忙補上說：歹勢！歹勢！



充飽電我向著大海出發！峇里島游泳，發現潛水身體最容易浮上水面的是「臀部」。
搭郵輪追逐破浪的船頭與鯨豚，事實沒那麼浪漫！沒有傑克與蘿絲。
只有趴在欄杆暈船的醉漢。



我是個很幸福的人，盛開在高雄偏鄉的「小份尾」，藏著文森特的星空，人情味厚重，簡樸的客家，閩南的耕犁，老榮民的鑿路，平埔族人陽光般的歡笑，感覺累的時候，我回到部落，重新加滿元氣。



搭高鐵有行車導領，沒有無障礙的餐廳，有熱情的老闆服務，慘摔的坎坷，可遇見人性的光輝。謝謝曾經扶持的每一雙手～你們的手像微風，輕輕一推，我會飛得更高！更遠！



過生活我縮小自己，體諒別人，不放大自己的缺乏，因為理解障礙來自心裡。
我開計程車，我畫著圖，繼續寫著，按下里程跳錶，記錄生活中的心靈悸動！。